

情詩聖手吳宓戀史(二)

王成聖

鵝血啼乾蠶絲縛定

吳宓說過：在他的詩集之中，凡是題目下面沒有註明姓名的情詩，都是他爲他愛之最深且久的海倫女士所作的。海倫女士浙江某縣人，早年畢業於頗負盛名的金陵女子大學，她的容貌和當時的電影皇后阮玲玉酷肖，大詩人吳宓和海倫女士曾有一宗纏綿悱惻的風流韻事。

民國十七年戊辰(公元一九二八)五月中旬，吳宓作了落花詩八首。古往今來，詩人的落花詩，大抵是感傷身世之作。對於他們所懷抱的理想，所愛戀的人、事與物，因爲時衰俗變，被無情的潮流捲走，不復再觀。因此在感傷之餘，假借春殘花落，一掬其依戀之情。吳宓在他的這八首落花詩裏，其中的第六首有云：

一夜罡風變古今，千紅萬紫墮園林，
每緣失意成知己，不計纏綿損道心。
鵝血啼乾人共笑，蠶絲縛定恨偏深，
漫疑輕薄傷春意，白日輪光世已沉！

內中的「每逢失意成知己，不計纏綿損道心」兩句的是情詩，而且還大可玩味。至於，「鵝

血啼乾人共笑，蠶絲縛定恨偏深」，則更其明顯。尤其詩後有一條小註，其文如次：

「時衰俗變，不重學德，無復感情。故朋友中之賢者多不得志，而某女之身世，亦可傷也。這位某女士，當然是指他心中暗戀的那一位了。由於並未具名，依吳氏自述，自應視之爲海倫。至於海倫究竟如何身世可傷，筆者在下文中心將有所說明。

由這一首落花詩去看同被編列在：「京國集下」的如次一首：「清華園卽事」，益可令人想見，詩人吳宓在婚後七年，深心中確乎有一位呼之欲出的愛之最深且久的伊人了：

此局不知何日變，安居長戀舊巢深。
少年歌哭留春夢，堆眼叢殘見苦心。
有濁有清多伴侶，宜晴宜雨好園林。
塵昏八表人情惡，茅屋空山未易尋。

在前文中筆者即已點明，民國十七年八月起的吳宓南遊，「適情怡性」，「但圖風景之流連」，確乎是爲南行探視海倫去的。諸如下列的「南遊雜詩」的第一、二、三首，即可作爲明證：

南遊雜詩

水木清華物外春，讀書適性養吾真。
重來一夢三年覺，入市忽驚世局新。
親知天外望綢繆，乍喜偷閒泛海舟。
寄語鴛鴦休浪擬，謀身不繫此時遊。
幾回欲去意遲遲，多恐歸來異舊時。
山色湖光盈几案，眼前風物繫情思。

以「南遊雜詩」中的詩句探度，海倫當時在杭州。此所以，吳宓八月四日抵杭州後，回想起七年以前赴杭與陳心一女士成婚，七年以後再來探視海倫。風光依舊，心情迥異，因而方有如下的感觸——

七載重來意若癡，悲歡得失自難知。
一春好夢恩恩過，綠葉成陰子滿枝。
在這一首詩中，他用上了古人之句：「綠葉成陰子滿枝」，當是他的自況。

君傷過合牽情苦，我爲文章惹恨多。
細話平生雙對酌，入天短夢強婆娑。
「君傷過合牽情苦」，說明了海倫也有一段情感上的傷心往事。

今生已賦落花詩，百感中年信有之。

碧海青天孤影在，是真是幻茫茫悲。
聰明絕世更情癡，寸斷柔腸血淚辭。
福慧難兼石不化，人謀天道兩如斯。
強作歡顏消寂景，難憑俗務解深愁。
一回相見一回老，辛苦人生不自由。

平生誰是真知己，謠詠蛾眉事可傷。
為報妾心古井水，東牆何處住王昌。
「王昌」，用的是唐代崔顥獻李邕詩：「十
五嫁王昌」。以及韓偓詩：「何必苦勞魂與夢，
王昌只在此牆東」，這兩個典故。



早年中國四大美人之一電影皇后阮玲玉，她與吳宓戀人海倫女士容貌酷肖。因之大
詩人又有一宗纏綿悱惻的風流韻事。

詩中有伊呼之欲出

恐被山靈湖水笑，長年坐對少清遊。
却傳明日姑蘇里，填就鵲橋諧鳳儔。
曾經恨海苦為人，閱歷多時悟本真。
世態物情觀了了，更從何地可安身。
滄海橫流世變奇，真情亮節供犧牲。
無根毀譽從人說，入骨辛酸只自知。
一水盈盈霄漢隔，東勞西燕徑途分。
愚誠妄信能移世，卻少仙方足慰君。
各有閒愁隱隱深，一編寫就託孤吟。
感君冤苦如山重，尚許書生訴寸心。
別去恩恩擬再來，三年聚首一旬纔。
人生誰得長相慰，况復煩憂心事灰。
三年聚首一旬纔，寫的是他離杭時的依依惜
別心情。八月八日，吳宓即自杭州轉赴南京、蘇
州了。不過，八月九日他到上海，却又決定了再
赴杭州游息，且有：「亂世書生期守節，功名絕
念恥權謀」之句，依稀他在首都南京時，曾有可
能步入仕途。只是他以：「不從挾策干諸侯，麋
鹿相招湖上遊」之故，毅然不顧而去，逕下杭州
再作暢遊。於是，又有了綺麗篇章：

泛艇晴波沐豔霞，傾盃夜雨話生涯。
茲遊真有銷魂樂，妙善心情足自誇。
境中人與意中人，苦向塵寰索解頰。
論到無言成至契，因緣跡象一齊泯。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有聚便有離。吳宓二度

遊西湖，一住十一天，飽餐了湖光山色後，唯有賦別。他又寫下了感人的詩句：

綠樹陰濃徑轉蛇，友朋相伴上樓霞。
逢人漸惠多酬酢，離去恩惠事未差。
舊函重檢淚如絲，須水長清郎柱移。
廿載音塵齊湧現，聊憑電話代通辭。
話別依依未忍離，雙星今日渡河時。

徐生可許常相慰，寂寞人天再見期。
蕩舟波黑月昏黃，燈火樓臺四面光。
淒麗幽清如此夜，翻嫌牛女事荒唐。

民國十七年九月，吳密回到北平，自難免又有纏綿悱惻，魂牽夢縈的思憶之作：

戊辰中秋感懷

林園獨步太淒清，強抱愁心對月明。
處世暫能忘得失，量歡終覺負平生。
綿綿曲意同誰語，惘惘深宵不盡情。
歸向文章尋慰樂，一身孤寄老庠聲。



民國十八年任教北平清華大學時四度南遊會晤海倫女士的名詩人吳密

九月十九日未曉枕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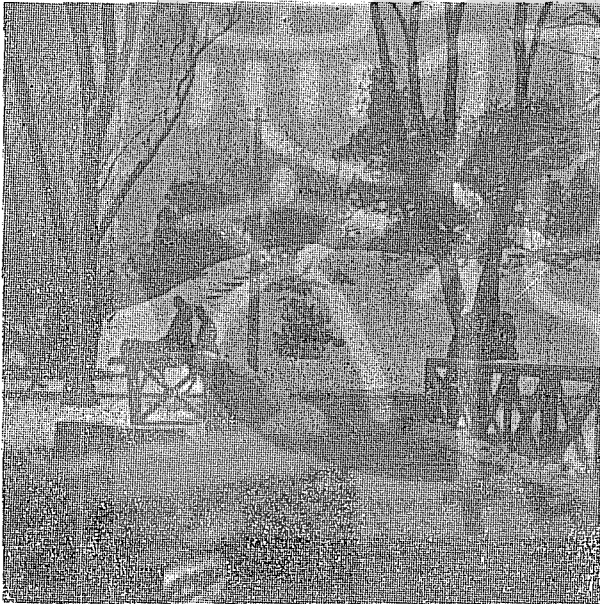
虛室幽居似舊時，秋風桂樹動芳思。
有家常詡孤棲樂，閱世惟餘對影悲。
一枕雲屏魂夢斷，半牀涼月夢迷離。
冥鴻欲向天邊去，上國名都共醉嬉。

九月二十日未曉枕上口占

不歎時命艱，惟慮閒情擾，凌轢千古心，此事却難了。

十月八日夜枕上作

月冷風高黯不眠，新愁舊恨兩相煎。
絲柔忍斷垂楊縷，潮逆獨撐上水船。
塵市人間錯久鑄，素澄終古夢難圓。
坐憂病廢違初志，已覺澄懷愧昔賢。
一事沈吟恐負卿，無殊今昔誤癡情。
同心未識春風面，密意何須月下盟。
歷歷音塵傷舊跡，迢迢雲漢恨三生。
抽刀斷水流難止，抱璞懷貞意豈清。



名詩人吳密流行吟之地清華園

回環惆悵到中宵，空詭平生生意超。

有願治心擒猛虎，無田樹蕙易良苗。

壯年倍覺流光迅，至樂終傷夢境遙。

遠舉思離憂患窟，蛾投星火夜追朝。

自註：末二句用(雪萊) Shelley 詩意

原詩云 The desire of the moth for the star; of the night for the morrow; The devotion to something afar From the sphere of our sorrow.

春花未放近嚴冬，時看雪霜壓古松。

半世長為責任縛，一身難奈鎖枷重。
為文終類探湯蘭，養志還須負米傭。
乍警予懷雞唱曉，枕函熱淚夢無蹤。
「半世長為責任縛，一身難奈鎖枷重」，將一位有婦之夫的無可奈何之情，寫得活脫紙上。由而，又興起了不盡的感懷——

感懷二首

落葉堆階綠轉丹，秋陰黯黯漸催寒。
無根豈意情為累，有志徒傷力已殫。
勞喘真同牛馬走，枝棲未比鷓鴣安。
投身便向清池了，得失盈虧等量看。
剝蕉幻夢層層盡，飲鴆心情惘惘非。
愁極竟無人可語，理深終使願長違。
文章適性絕閒日，羅網牽身阻道機。
鍛羽翰光驚老近，哀歌空自怨芳菲。

解脫一首

回首乍如酒醒時，超離境地一凝思。
身猶多事寧增累，理未全通敢效癡。
萬古遺痕污白壁，諸天色態染純絲。
微生短夢倏將盡，絞腦迴腸空爾為。

自註：五六兩句用雪萊(Shalley)之A Bonais詩中
Life like a home of many-coloured glass,
stains the white radiance of eternity意。

失眠一首

失眠縱酒又增愁，竟拚微軀擲逝流。

世棄方知真理貴，情多獨歎此生休。
高文冥漠存心想，小德辛勤困謬囚。
便欲乘風凌八極，羽衣仙伴共沈浮。
這一年的歲暮云暮時分，吳密又告病倒。他作了病中吟：木蘭花二闕

漁翁久在磻溪住，偶入桃源非識路。
蓑衣未許惹香塵，玉露已驚凋錦樹。
金丹漫信神仙誤，銀水空傳牛女渡。
人間天上事悠悠，彈指樓臺無覓處。
海晴浮嶼連波碧，夜淨圓天星粒粒。
此中原各有光明。雲外憑誰通訊息。

自註：用安諾德 To Marguerite——Continued

詩意。原詩起句云：Yes, in the sea of life
enslaved詩共四首過長不錄。

火山內蘊真情赤，噴薄無由空灼急。
剖心相喻古來難，那更人心非古昔。
黃沙莽莽無涯際，病驥脫空馳萬里。
鞭笞何況雪霜侵，負載久傷筋力敝。
鐵疲暈絕肢橫地，半響長嘶揚颺起。
千程行盡問何歸，眼底茫茫天接水。

好一個：「人間天上事悠悠，彈指樓台無覓處！」

吳密苦戀海倫，在他的知己友好之間，早已不成其為新聞。有人替他耽心，有人為他惋惜，當然更多的是同情與悲憫。湖南新審劉承濟，字宏度，就曾代他作了一首：「木蘭花」如下：

玉樓人倦停金錢，閑夢江南春正遠。
自嫌移柱手生疎，未解飲泉心冷暖。
情深可待蓬瀛淺，爐火青晴丹自轉。
獨憐芳意未分明，早是驚回鶯語亂。
他自己，於是又有了一闕十二月二十六日晚間作的：「采桑子」：

最難消遣今宵是，醒也無聊，醉也無聊，付與旁人作解嘲。
佳期未到翻成恨，夢也逍遙，會也逍遙，奈此餘生太寂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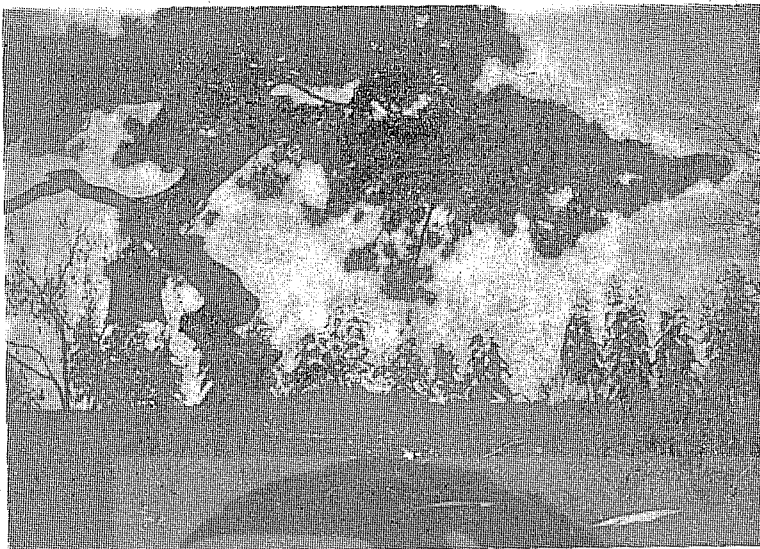
伊人在南方，讓當時在北平的吳密：「醒也無聊，醉也無聊」，但唯：「付與旁人作解嘲」。基於此，民國十八年二月(公元一九二九)，吳密三度南下，二月十一日，他從北平搭平漢路車南行。這一次南遊之行，他又作了二十首：「續南遊雜詩」。第一首一開頭，使用西北某女士贈他嗣父吳仲旗的兩句情詩，是為：「未信有情皆是累，但能無病便為仙」，接下來更坦率語人的寫下了此一行的目的是在於：「半年勞擾恩恩過，重向湖濱問夙緣」。

二十首「續南遊雜詩」之中，固有不少至情至性，感人至深之作諸如：

朧誠豈必人能感，孽果分明自造基。
殉道殉情原一事，冥行孤往總由癡。

八月十三日到南京，十四日即趕到杭州，可見吳密的行程是何等的匆促。十四日他見到了海倫，又有幾首詩描寫伊人意外的驚喜，以及兩人如何的使兩地相思，種種猜嫌，俱告一廓而空了——

揮灑縱橫絕世才，自憐自慰自商裁。
 牽情往事成虛夢，鬱鬱人間萬古哀。
 月明雲開見素心，忽來千里快披襟。
 猜嫌種種都無據，翻喜相知比昔深。
 几淨窗明小閣溫，水仙花影伴梅魂。
 說來石破天驚處，終有幽情不可言。



清華園附近風景最美好的地方，吳密觸景生情，寫了許多纏綿悱惻的情詩。

「續南遊雜詩第十六首：一曲院危亭半日談，私衷痛訴意酣酣，斬釘截鐵君能健，引蔓牽籐我自慙」，最堪玩味。原詩下有註：「十六日高莊午談，以下二首同。」所謂的以下二首，是為：

無那情濃理更真，心傷末世願為仁。
 全人比翼鴛鴦耦，風泊鸞飄了此身。
 沉舟破釜終難濟，冷炙殘盃固未安。
 自昔情真留幻影，茫茫世事足悲歎。

午談的對象，當然是海倫女士。由於海倫女士將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赴美深造，方使吳密在半年之內，三度南下與海倫女士聚首。臨別之前，仍是依依難舍。因而作了許多懇談、暢談、半日之談。一般都是過來人，相對唯有傷心淚。吳密和海倫，俱有一段不太美滿婚姻，所不同的是海倫已經「斬釘截鐵」，一刀兩斷。吳密則還在牽絲拔籐，剪不斷，理還亂，這才使他深感「我自慙啊！」

吳密第三次南下訪海倫，確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二月十一日，他從北平動身，恰是大年初二。十四日到達杭州，見到了伊人，「探春重到孤山來，綠萼千枝奇艷胎」，時在正月初五日。人家過年，他們相對自憐。二十三日吳密返抵北平，正是正月十四，元宵節的前一天。他離愁未已，慕情又生，因而感慨萬千的吟道：

兩度歸來意若何，奇情壯志總蹉跎。
 乘桴便欲橫滄海，冷落餘生付嘯歌。

三次南遊不及半載，民國十八年七月上旬，吳密再作第四次南遊。這一回，他是專誠南下去跟海倫道別的。因為海倫已經獲准進入美國密歇根大學深造，八月間就要啓程赴美了。吳密得到

消息便兼程趕到杭州，數日盤桓，離愁別緒。使吳密傷心欲絕，欲哭無淚。他祇在歸途中，寫下了至為頹廢消沉，甚至於明言他要「拚將一死消愁盡」的感懷二首：

世上原無難處事，人生確有斷腸時，
 讀書學道曾何益，黃口白頭一樣痴。
 拚將一死消愁盡，未許餘生有夢期，
 宿孽懺除留正果，從今不作寫情詩。

一別經年引起深沉的悲哀，詩人發憤，說他今後不再做夢，不在寫情詩了。然而，他真能辦得到嗎？就在這一首詩定稿後不到二十天，八月八日，他又寫成了一首：「清華園中即事」：

積雨連旬始放晴，寸心潛共歲時更。
 荷錢露點千珠耀，柳樹蟬聲萬翼鳴。
 春去依依傷夢短，秋來處處畏愁生。
 人間一事無餘戀，只合攤書對晚檠。

不數日，由於清華大學將他住處清華園西客廳前的荷池租給附近的農家種植菱角，使一向是全校風景最好的地方，從此並荷花荷葉也沒了。吳密觸景傷情，苦思海倫，他又作了一首：「荷池偶成」：

租得池塘種角菱，臨窗不見芰荷層。
 雲藏山翠陰多雨，蟬送秋涼暑去蒸。
 久馳遊思戕正智，漸消雄志畏良朋。
 心頭何事難裁處，涸世祇嫌身可憎。

正智見戕，雄志漸銷，伊人即將遠引，詩人唯有自嗟自歎，「心頭何事難裁處，涸世祇嫌身可憎」了！